

日本拉北约两国造隐形战机

欧洲个别国家介入亚太事务的动作越发明显。12月14日，英国、意大利两国和日本签署协议，计划共同研发下一代隐形战机。当天，正在日本访问的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宣称，英国航母打击群将访问日本，这是该国2025年印太部署旗舰行动的一部分。

据日本共同社12月14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木原稔当天在防卫省与来访的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和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举行会谈。三方签署了关于共同研发新一代战机的协议，2025年启动开发阶段，力争到2035年开始部署。三国同意为此设立负责与企业方面合作以及出口管理的三边组织，总部将设在英国，首任一把手预计将由日本人出任。该协议须经三国议会批准。

美联社12月14日报道称，日本方面称此举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日益增长的威胁”。木原稔表示：“在我们面临二战以来最复杂安全环境之际……确保空中优势仍然是我们必须应对的一个关键挑战。”沙普斯当天也声称，从“欧洲到印太地区的风险和我们有目共睹”，他说，在欧洲和中东爆发冲突的背景下，凸显加强“印太安全”的重要性。

去年12月，英、日、意三国政府宣布将共同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定名为“全球空中作战计划”(GCAP)。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GCAP将把由英国主导的“暴风”战斗机项目与日本的F-X战斗机项目结合起来，研制出第六代战斗机。英国自“脱欧”之后，就一直试图达成这类跨国合作计划；日本则是自二战后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展开大型军工合作项目。日本有此举动，部分原因是美国不愿与其分享这类技术。

不过，美联社表示，和平宪法不允许日本向共同开发国以外的对象出售新型战机，这可能会使该项目变得复杂，因为英国和意大利希望能够出售。共同社称，日本政府一直争取通过执政党的工作磋商来解禁，但公明党坚持谨慎态度，下结论的时间被推迟到明年。

军事专家张军社12月15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英、日、意三国联合开发第六代战机是否能成功值得怀疑。它们都没有五代战机的技术。作为盟国，美国表面上支持三个国家发展自己的新一代战机，但事实上并不会将技术出售给它们，因为美国不会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这已经有前车之鉴：日本一直希望独立发展五代机，但由于美国的干扰，始终无法成功，只能买美国的五代机F-35。

此外，沙普斯12月14日访问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时宣布，英国将在2025年派遣航母打击群前往日本。该打击群上一次访日是在2021年。英国国防部的新闻稿称，“继2021年的首次部署之后，‘2025航母打击群’彰显了英国在寻求维护‘印太地区’稳定方面的领导力”。沙普斯表示，“英国武装部队的实力和全球影响力永远不应被低估。‘2025航母打击群’是我们全球部署能力的又一具体例证”。

对于英国积极介入亚太事务，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此前分析认为，今年英国加入了CPTPP，虽然该协定对英国经济影响不大，但凸显了英国向印太倾斜的考虑。英国向印太倾斜的动作还包括加强“奥库斯”框架内的合作。这反映了英国在印太核心利益不断增长的内在逻辑。分析称，鉴于美国对该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向美国展示自己在印太的存在感仍然是英国的一个重要目标。

张军社认为，英国除支持美国“印太战略”外，也有自己的小心思。“英国早已不是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其海军也不是当年称霸世界的全球海军。”张军社说，英国为了找回昔日的辉煌不惜万里迢迢来亚太地区刷存在感。但目前，英国航母事故频发，舰载机数量也不足，“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出海只能靠租借美军的F-35战斗机撑门面。因此，英国到亚太地区进行“军事部署”纯粹是博取关注度。

此外，张军社提醒，日本的动向也值得关注。除了向美国表忠心，它也有自己的野心。一是日本政府可能要借三国研发新一代战机来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部分内容，未来向除英国和意大利以外的第三国出口新一代战斗机；二是通过与英、意、澳等国进行军事勾连，为日本军力进一步“出海”创造条件，企图突破和平宪法，实现其政治和军事大国梦。今年8月，日本已经借与澳大利亚进行联合演习之机实现F-35战机的首次海外部署。

据《环球时报》

在这些富裕国家

6900万儿童在贫困中挣扎



作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欧洲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英国贫困儿童数量有增无减。相似的窘境在各地上演。

在诺丁汉郡，一所学校向贫困学生提供衣服和鞋，以免他们因为没鞋穿而无法上学。每周五，这所学校会让贫困学生带着免费食物回家，使他们不必在周末食不果腹。在朴次茅斯，一所学校的校长表示，即使暴雪来临，他也会打开校门，这样“极端贫困”的学生就能来吃一顿免费的晚餐。卡迪夫一所小学的校长说，学校成了贫困学生及其家庭唯一能指望的“援助机构”。一些学校的教师为学生洗校服，因为这些孩子家里没有洗衣服的条件。

面临这些问题的不只是英国。据联合国新闻网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40个最富裕的国家中，一些国家的儿童贫困率急剧上升。截至2021年年底，在这些国家，每5名儿童中至少有1名身陷贫困，这意味着有6900万儿童在贫困中挣扎。

“贫困会给孩子造成持久的负面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首席研究员主任博·维克托·尼伦德警告称，贫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乏营养、衣服、学习用品、稳定的家庭环境，身心健康受到影响。

这项研究主要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的成员。法新社报道称，该报告使用了“相对贫困”的概念，即以相关国家

收入中位数的60%为“贫困线”来判定。发达国家通常用这一标准衡量其贫困水平。

日本放送协会(NHK)援引这份报告称，由于经济增长、欧洲最低工资提高等因素，2014年至2021年间，这些国家儿童的整体贫困率下降了近8%，然而，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在儿童贫困问题上出现了惊人的倒退。

“在解决儿童贫困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是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其次是拉脱维亚和韩国。相比之下，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却落在后面。”联合国新闻网指出，在这项研究中，5个较高收入国家的儿童贫困人口增幅最大，它们是英国(增加约20%)，以及法国、冰岛、挪威、瑞士(均增加约10%)。此外，2019年至2021年间，丹麦的儿童贫困率翻了一番；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的国民收入水平相近，儿童贫困率却出现巨大差异，分别为10%和28%；美国的贫困儿童人数下降了6.7%，但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劳工部今年2月的数据显示，上个财年该国有835家企业非法雇佣儿童，受雇从事危险工作的儿童增加了26%。

联合国儿基会强调，出生在富裕国家的儿童不会“自动脱离贫困”。无论国家富裕与否，恰当的社会保障措施都有望使儿童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例如，在经合组织或欧盟中，波兰、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和

立陶宛不属于最富裕的成员，但它们的儿童贫困率都下降了30%以上，尤其是波兰，该国儿童贫困率骤降38%。

“即使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里，也有很多最贫穷的人住在陋室中，为了给家人提供采暖、交通费和健康的食物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和服务而挣扎。”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数据分析专家马克斯·罗塞尔教授说。

联合国儿基会的报告指出，来自单亲家庭或少数族裔的儿童面临更大的贫困风险。例如，美国30%的非洲裔儿童和29%的原住民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非西班牙裔白人儿童的贫困率不到10%。单亲家庭的儿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是其他儿童的3倍多。

贫困对儿童的认知能力、健康状况和心理发展都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无论国家富裕与否，在贫穷家庭长大的孩子都更有可能发育不良、认知发展迟缓，或是出现行为问题。

对幼儿投入资源有非常高的“回报率”。“投资越早，成本越低，回报越高。”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美国针对儿童的研究称，3岁前的家庭教育环境(包括玩具、学习材料、父母参与程度、教育方式)与幼儿的心理发展和认知能力有密切联系。6岁前是儿童大脑发育与能力形成的敏感期，这一时期的儿童可塑性极强，容易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家庭经济条件影响母亲在孕期的营养和健康状况，进而影响婴幼儿的认知能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父母对孩子的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

贫困影响许多儿童的一生。贫困家庭的儿童完成学业的可能性更低，这影响了他们成年后的收入。联合国儿基会的报告称，在一些国家，出生在贫困地区的人比出生在富裕地区的人少活8年到9年。

联合国儿基会呼吁政府和相关方采取行动，扩大对儿童的社会保障，确保所有儿童都能获得优质的教育等基本服务；制定支持贫困家庭的福利政策，针对单亲家庭和少数族裔的特殊需求调整政策。

在贝尔法斯特，麦凯布校长与食品银行展开合作，将学校礼堂设为捐赠中心，并在校门口设置了捐赠箱。食品、洗漱用品、冬衣、鞋……各种捐赠物资把箱子塞得满满当当。人们的慷慨解囊令他感动不已。

本报综合消息

美国重压下，古巴人才大量流失

据《卫报》报道，美国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60多年来，这给古巴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道主义灾难。近些年，美国向古巴“极限施压”，导致古巴通货膨胀失控、民众购买力暴跌。公共部门员工被迫寻求其他选择，移民出境或进入私营部门。

迪莉娅是古巴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护士，她表示，最近3年受通货膨胀影响，她的工资购买力大打折扣。她13岁的双胞胎孩子没有数学老师，因为大批老师离开了学校。

几十年来，古巴政府在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投资远超其他拉美国家，古巴民众从中受益。今年10月，古巴教育部宣布，该国缺少1.7万名老师。《卫报》发现，古巴的医生、护士数量急剧减少。人才流失被视为国家“支柱”的卫生和教育遭遇重创。

“我有一种无力感。我们无法说服老师留下来。”哈瓦那一所自闭症儿童学校的校长艾尔莎·埃斯卡洛纳说，“老师们不想走，但经济形势迫使他们离开。”埃斯卡洛纳和丈夫的工资只够维持基本生活。在不到两年间，这所学校失去了13名老师，其中4名高学历人才移民美国。校方不得不减少班级数量。

美国“政治”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最新数据称，2022至2023财年，进入美国古巴移民数量接近42.5万人，创下历史新高。

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卡洛斯·费尔南德斯·德科西奥表示，除非美国放松对古巴的封锁，否则移民问题不会消失。这些封锁破坏了古巴国有经济，令该国陷入困境。

从燃料、食品、日用品到药品，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几乎覆盖所有民生领域，导致古巴长期面临物资严重短缺。经济学家指出，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施加了严厉的新制裁，令古巴的情况雪上加霜，每年经济损失达数十亿美元。再加上新冠疫情、经济革新放缓，古巴被卷入“暴风雪”中。

“新制裁措施导致(古巴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阻碍了(古巴)政府获得国际资金。他们没有获得外汇缓冲的机会。”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发展经济学家艾米莉·莫里斯分析称。

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的古巴人，不得不把移民作为出路。

“25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古巴人离开了古巴。他们想去其他地方实现他们的梦想，而不是留在这个加勒比海岛国，过受人欺凌的生活。”古巴记者联盟副主席罗莎·

米里亚姆·埃利萨尔德在墨西哥《新闻报》上写道。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2022年，美国重启与古巴的谈判，增加了古巴人合法移民美国的途径，包括家庭团聚计划等，希望以此阻止非法移民。

“古巴人来到美国，会获得‘快速起步’的机会。”美国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苏珊·埃克斯坦告诉《卫报》。

拜登政府对来自尼加拉瓜、古巴、海地和委内瑞拉的4国移民推出了人道主义“假释”计划，将来自这4国的非法移民遣送至墨西哥，允许这些国家的寻求庇护者在美国合法生活和工作。埃克斯坦称，这4国的移民中，只有古巴人可以通过该计划获得永久居留权。

在德科西奥看来，美国将移民合法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骗局，归根到底是要“破坏古巴的稳定”。

化名费尔南多·罗德里格斯的古巴老师告诉《卫报》，在他执教的哈瓦那一所社区小学里，开学仅3个月，就有3名同事离职。罗德里格斯想继续当老师，希望像朋友一样陪伴学生们成长，但现实是，他的月薪只够在黑市上买几十个鸡蛋。

罗德里格斯说，他也准备走移民这条路。 本报综合消息